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第二十五回 倒爬城阮英獻絕技 踢木樁雷鳴有神功

駱雲天跟著阮英來到了藏軍山。老人家駱雲天用他的釋迦牟尼掌，戰敗了老道南烈門的天地三才掌。老道的道袍上，被駱雲天捅得全是窟窿，老道惱羞成怒，抽出寶劍，要與駱雲天比兵器，說著話，他舉劍向駱雲天刺來…… 駱雲天老英雄也從背後亮出了判官雙筆：「孽道哇，剛才我好話說了不少，你不聽良言相勸，老夫今天要好好教訓教訓你。」老人家擺動判官筆，跟老道南烈門就戰到了一處。兩人啪啪打了有三十多個回合，老道南烈門一招沒照到，被老人家的判官筆「啪」的把老道的道帽就給挑掉了。這道帽一掉，頭上的簪子也掉下來了。「撲拉！」，頭髮整個把臉全蓋住了。老道當時更急了。「無量佛！」老道把寶劍一橫，順著山坡就下去了。

駱雲天老人家一看：「妖道啊，要是別人，我可以放他這條殘喘活命，我聽說你老道平時作惡多端，莫怪老朽狠毒，今天我一定要你的性命。」老人家拿著判官筆，就緊追下去。一前一後他們就下了山。

金翅大鵬蓋世英跟小八義哥幾個，等了半天，他們兩個人也沒回來。金翅大鵬蓋世英說：「二位為何到現在還沒回來？這場就算到這了，等他們回來咱們再說。不過，我們還得繼續比試。下一場誰下場？我看該你們先下場了。」

阮英由打蘆棚裡出來說：「好吧，這場我們下場。」阮英站在比武場當中，衝著這幫響馬一抱腕：「金翅大鵬蓋世英，還有山上這些綠林的朋友，我今天要使我老師教給我的絕藝，這叫蠍子倒爬城。我老師，人稱江南義俠，叫趙華陽。我師父一出世，在揚州群英館爬碑獻藝，賀號戴花。我是經過名師的真傳，可是我把我師父的爬碑本領沒有全學到。今天當著大伙我也要丟丟丑，學學我師父的爬碑獻藝的功夫，這叫蠍子倒爬城。當然山上沒有石碑，我就爬這塊鴛鴦岩。一個高的，一個矮的。這個高的有三丈多高，我就爬這個高的。我今天爬上去，山上不管哪一位，照我的原樣也爬上去，那我阮英就認輸。好啦，我不想多說了。眾位上眼吧！」

唐鐵牛在蘆棚裡坐著一聽。他們是師兄弟呀，他關心阮英。哎喲，我的兄弟呀，這話說得有點太大了。阮英啊，你知道人家山上就沒有這樣的高人？唐鐵牛在那擔心看著。再看阮英，來到鴛鴦岩的跟前，在下邊把灑鞋蹬一蹬，腰中的大帶緊了一緊，「啪」把大帶穗往腰裡一掖，看看身上的衣服有沒有擰勁的地方。阮英渾身上下紮束停當，後背朝外，手指頭摳著這個石頭，就往鴛鴦岩上爬。這塊石頭，雖比不了石碑那麼光滑，但是想爬上去也很不容易。這塊岩石，像刀切似的那麼立陡。阮英由打下邊，爬到離上面還有八九尺遠的時候，突然間，由打頂上「刷」的一下滑下來了。把唐鐵牛嚇的，這個心打嗓子眼裡差點蹦出去。「哎呀，我的媽呀！」「嘯」，離地還有三尺多高，阮英又貼到上邊了。這是阮英使了一個絕技叫壁虎滑牆，大伙全都反應過來了，「好哇！」當時，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。阮英還繼續往上爬，爬到了頂峰，兩隻腳掛到上邊的石頭邊啦。「嘯」，來了個翻筋斗，阮英就跳到了頂上。阮英由打頂上平了一平氣，看了看下面，腦瓜朝下來了個燕子投井。離地還有三尺多高，「啪」翻筋斗腦袋翻到頂上，腿翻到下面，阮英就站到了地面，穩穩當當。「諸位，見笑，見笑拉！」阮英轉身就回到了蘆棚。

唐鐵牛說：「兄弟，真有你的。咱倆別看一個師父教的，可沒在一塊學過。兄弟，這手真叫絕呀！」

這時候，對面的蘆棚，金翅大鵬蓋世英說：「各位賢弟，哪一位陪阮英比這一場？」

旁邊站起一個人來：「大寨主，我下場。」

這個人長的個也不太高，挺瘦，像個大蝦米似的，二十五六歲，穿青掛皂，他是山上的巡山寨主，人送外號青蠍子，叫杜剛。「大寨主，我陪他這一場。」杜剛就走出了蘆棚，來到了當中一站：「南路招討使，剛才您可有話在先，我如果能爬上去，你就認輸。我這招，學得不怎麼高明，請你們見笑啦！」這小子，他知道武林之中有這一手，叫蠍子倒爬城。杜剛他利用高山的有利地形，他沒事就偷著在這練。這小子，一來二去也練了好幾年了。雖然說印練的這一招不怎麼高明，不過也能上得去。青蠍子杜剛拿了個大頂，手指頭捻著這個石頭，就往上爬。爬到半截腰了，還有一半，唐鐵牛可就擔心啦：「猴哇，你的口氣可太大了。看見了嗎？高山也有高人。這小子，當然沒有你爬得好。不過兄弟，你的話不該那麼說，這叫目空四海，眼中無人啊。他對對乎乎爬上去啦，你也得認輸，你自己說的。兄弟，你太年輕，欠考慮啊！看見了嗎？這就上去了，他要上去咱們就白費勁兒了。」

阮英當時也有點後悔，可是話說合去了，怎麼還能收回來呢？一看這小子，爬上去兩丈來高，還有八九尺就上去了。這幫響馬，連大聲都不敢喘。此時虎頭峰鴛鴦岩下，靜悄悄是鴉雀無聲，有人咳嗽一聲都能聽得見。就在這工夫，突然唐鐵牛吼了一嗓子：「哎喲我的媽呀！」就這一聲，他煙老婆高聲，他出來的那個動靜也刺耳。青蠍子杜剛正爬著爬著，突然這一聲把他嚇得一哆嗦，杜剛手一鬆勁，就出溜下來了。「哎喲！」咔嚓一下子——膀子摔劈了。「哎喲，可疼死我了！」

「誰吵吵？」金翅大鵬蓋世英當時可就炸了。由打蘆棚裡就站起身來，衝著西邊蘆棚抱腕：「我說哪位，我們正往上爬著，突然吼這麼一聲，什麼意思？是不是暗地裡下絆子呀？你們要是認輸，就說痛快話，別來這個，大概是有些太不夠義氣了吧？這是哪位？站出來！」

唐鐵牛站起來了：「我，怎麼的吧？」

「唐鐵牛，剛才你為什麼吼這麼一嗓子啊？」

「大寨主，咱們得講理，有理走遍天下，無理寸步難行。有理不怕講，我問你，他爬這個岩石，我拽他沒有？我扯他沒有？我礙他什麼事？」

「那你為什麼要吵吵？把我們的人給驚下來了。」

「這就不對啦。他往上爬，我根本沒太注意。我老兄弟金貴他跟我鬧著玩，他捅我胳膊窩。他一捅我，我一癢癢就『哎呀媽呀』。那我礙他什麼事？」

「唐鏗子，人可掉下來了。」

「那可沒辦法。這叫一腳踹出個屁來，趕點上了。那你們再爬呀！這次不算還不行嗎？」唐鐵牛看著杜剛直揉那個膀子，「哎喲，哎喲」的。他知道杜剛不能再爬了。嘍兵就把杜剛攙到蘆棚。金翅大鵬看了看杜剛：

「還能再爬嗎？」

杜剛說：「我爬他奶奶個孫子。我的膀子大概骨頭劈了，疼得我命，我得趕緊看看怎麼調治調治。」

金翅大鵬也沒話再可講了，唐鐵牛說的也有道理，「我們哥兒們鬧著玩，礙你什麼事啦？」把金翅大鵬氣得暗自窩火。

唐鐵牛也心裡合計：兄弟，這是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他們還挑不出病來。這工夫，就聽蓋世英背後有人念聲：「阿彌陀佛！我下場。」原來是綠袍僧了然。這和尚由打蘆棚走出來，來到比武場的當間兒，衝著小八義兄弟一抱腕。「眾位軍官將士，我人送外號綠袍僧，我叫了然。今天貧僧略施小技，請大家多多指教。來呀，把檀木樁子給我埋上。」過來一些嘍兵，拿著鐵鍬。把原來事先挖好的一個個的坑，挖出了浮土，然後把水桶粗細的檀木樁子就埋到坑裡，用石頭給擠上，一共是三十六根，兩趟，用腳踩實了。老和尚衝著小八義兄弟又說：「今天，我要試試腿上的功夫，踹折十八根檀木樁子，另十八根是給各位留的。哪位陪我這場？好了，我不多說了。」老和尚把大僧袍脫了去，裡頭露出了短僧衣。他騎馬蹲蹠式就站到檀木樁子跟前。在這一運氣，他一紮撒臂膀，一抬腿，這腳橫著踹，「卡」第一根就折了。「嘿！」「咔咔」……十八根檀木樁子全在根上折了。和尚把勢收住：

「諸位，哪位下場陪我這場啊？」

阮英心裡想：壞了！他踹折十八根，那十八根是給我留著。咱們弟兄我還不知道，要講能踹折這檀木樁子，大概誰也不行。一

根兩根行，十八根一口氣踹折了，我沒這功夫。

周景龍也沒轍了：弟兄們練功的時候我常看，別看我是文的，我也明白一點兒。我看他們練這個、練那個，可沒看過他們踹這個樁子啊！哎呀，今天大概這場我們要輸吧？

這會兒，後邊老頭站起來了，一捋鬚鬚：

「姪兒阮英啊！」是老爺子雷鳴雷震宇。

「喲，叔叔！」

「孩子，我試試。」

「叔叔，您今年六十來歲了，您……行嗎？」

老頭說：「孩子，不用替我擔心，我年輕時練過。當然，人老了跟年輕不能比。我試試。」

雷鳴雷震宇走出蘆席棚，也來到比武場的當中。

「這位就是綠袍僧了然長老嗎？」

了然一打量，由打對面蘆棚裡走出來一個老頭，六十來歲年紀，胸前一副花白的鬚鬚，頭上戴黃緞子鴨尾巾，一身黃緞子短靠，外罩繡花大氅，內掛著鏢囊，下邊登著黑靴子。別看六十上下歲的年紀，這老爺子虎老雄心在，還是精神百倍呀！「請問這位老英雄尊姓大名？」

「老朽姓雷，雷鳴雷震宇。」

「老人家，那個檀木樁子，你要踢嗎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倒練過幾天功夫，但是不成器，多少年不接觸了，今天試試。長老，別冷了場，我陪著你呀！」

「好，我今天也領教領教。」

「長老，請坐吧！」

這老爺子不慌不忙，活動活動腿，活動活動腰，也來到檀木樁子附近。「試試看吧！嘿！」老人家猛地一用勁兒，一抬腿，「卡——」踹得這個利索呀！就聽得「卡」的一聲，這檀木樁子折得這個痛快呀！「卡、卡……」十八根都沒打鏢兒，一口氣就踢完了。「長老，還有沒有檀木樁子啦？老朽今天餘興未盡，還想再踢幾根兒。」

金翅大鵬蓋世英當時就愣了。「再踢幾根？嘍兵們，還有檀木樁嗎？」

「還有備用的十根，怕那幾十根壞了。這……大概還有十多來根。」

「埋上。」

這十根檀木樁子又埋上了。老爺子來到跟前，一口氣「卡，卡卡」又全給踹折了。這幫響馬全服了。這老頭子一連氣踢了二十根，心說長老啊，整超你一倍呀！

「諸位！今天讓大家多多見笑，我老了。」

老頭一回身，大搖大擺慢條斯理的就回去了。唐鐵牛樂得兩個巴掌都拍不一塊去了：

「好！好！老人家呀，看您這力氣頭，再有五十根也沒問題。」老頭就坐在那了。大伙趕緊過來給老爺子斟水。「沒什麼沒什麼，我覺得還行啊！」他們在蘆棚裡談笑風生。

金翅大鵬一看到這，半天也沒言語。金翅大鵬站起來，衝著周景龍一抱腕：「狀元，今天天氣不早了，咱們比武今天就先到這兒，明天再接著比。」

周景龍說：「就依大寨主。」

「來呀，送狀元下山。」

周景龍帶著弟兄，和一百軍官將領，就下了山啦。大伙很高興，感覺到透亮了。明天再比，還有什麼新鮮的呢？這幫人回營以後，準備犒賞大家，回去開懷暢飲。

山上這幫人，是垂頭喪氣。蓋嬌娘卻跟著偷著樂：看著吧，明天哪，我看差不多了。陳清秋看著蓋嬌娘沒說話，兩個人心裡都明白，明天就得把奚金哥綁起來，珍珠冠就得獻出去。藏軍山這幫賊全得服綁到案。走吧，咱們也回後樓去吧。

眾賊出了比武場，直奔聚義廳。奚金哥一邊走著一邊跟金翅大鵬蓋世英說：

「大哥，照這麼比法，根據我們高山現有的狀況，有點不太得力。」

「嗯！」

「大哥，明天我下場。」

「兄弟，明天就是他們『小八義』全贏了，我也得叫他們全輸。」

「大哥……」

「走吧。別看我們比的不怎麼樣，回去大伙也多喝幾杯。」

金翅大鵬是無心說合這句話來，可陳清秋小姐有心聽了這句話。啊，怎麼著？「明天就是他們全贏了，也叫他們全輸？」哎呀，這裡頭有些毛病啊！難道說山上還有什麼秘密安排嗎？陳清秋可有些擔心，跟著蓋嬌娘，姐兩個就來到樓上。

「妹妹，你剛才聽見我叔說的那些話沒有？」

「姐姐，我沒注意，什麼話？」

「我聽老人家說，『怎麼著他們全贏了叫他們也得全輸？』這話裡頭，是話外有音啊！」

「姐姐，我還真沒有注意。」

「妹妹，你不瞭解情況嗎？」

「我一點也不知道哇。姐姐，要不這麼辦吧，他們正在喝酒呢，我到前邊打聽打聽，怎麼樣？」

「好，妹妹你快去吧！若如果明天真的是山上有秘密計謀的話，恐怕要出事就不能小啦！」

「嗯，我知道了。姐姐，我去了。」

蓋嬌娘下了樓，離開了花園，就來到了聚義廳。一看這幫響馬，喝了半天啦，有的喝的東倒西歪，有的喝的舌頭都大了。「來，喝，喝！看明天的，明天咱們把真能耐都拿出來，非把他們全戰敗了不可，叫他們明天都下不了山。」還在那喝呢，奚金哥喝得也有七八分醉了：「大哥，咱們哥倆乾一杯！」

「兄弟，不要再往下喝了，得好好休息，明天還得比武呢！嬌娘，你來幹什麼？」

「爹爹，我來看看你們。爹呀，別喝多了明天還得比武呢！」

「是啊，孩兒啊，你姐姐和你都吃飯了嗎？」

「我們都吃過了。」蓋嬌娘說著話，來到爹爹跟前，就坐下了。奚金哥就過來了：「蓋小姐，陳小姐怎麼沒來呀？」

「我姐姐有些累了，在樓上歇著呢。」

奚金哥一聽陳清秋沒來，由打裡頭晃晃當當，他就出了聚義廳。陳小姐正好在樓上，這是一個機會，我跟她好好談一談。走道腳底下有點沒跟，一溜歪斜。正往後邊走，由打對面走來了陳清秋。

「陳小姐，上哪去啊？」

「噢，奚寨主，我隨便走一走。」

「陳小姐，這就是我的住處，請到裡邊坐一坐好嗎？」

「奚寨主，那好吧！」

「請進。」

陳清秋就跟著奚金哥，進了他的房間。外頭進來一個嘍兵，給沏上一壺茶。

「陳小姐，請坐，請坐。來，喝茶。」

「謝謝奚寨主！」

「我說你怎麼總管我叫奚寨主？你管我叫哥哥得了。」

「奚寨主，我哪敢高攀哪？」

「嘍兵，出去，我叫你進來再進來。」

「是，奚寨主。」嘍兵在那兒站著呢，奚金哥把他攆出去了。

「清秋啊，自打你來到山上那天，山上每個人對你都很重視。」

「得了吧，奚寨主。都很重視我？要是重視我，我怎麼什麼事情都不知道呢？」

「嗯？什麼事瞞著你啦？」

「什麼事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妹妹，不會瞞你吧？」

「真的，我什麼也不知道。」